

# T.S.艾略特在中国文坛的 接受与影响

□梁冬华<sup>1,2</sup>

(1. 厦门大学 中文系 博士生, 福建 厦门 361005)

(2. 玉林师范学院 中文系 讲师, 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 T.S.艾略特的文学成就是世界性的, 他的诗论和诗歌不仅征服了西方国家, 就连远隔重洋的中国也受之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文坛出现艾略特风潮, 开始翻译、研究其文论和诗歌, 并以此作为借鉴, 进行我国的文论建设和诗歌创作。即使在现在, 艾略特坚持回归“传统”的诗学仍对我们解决当下文论建设困境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T.S.艾略特; 接受与影响; 中国文坛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71 (2008) 06-0069-04

## T.S.Eliot's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LIANG Dong-hua<sup>1,2</sup>

(1.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2. Chinese Department,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Abstract:**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Eliot is worldwide. His poetics and poems affected not only the western countries but also China far awa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enthusiastic study on Eliot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appeared.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translate and study his literary theories, his poems, and his theories and poems are borrowed to construc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verse creation. Even at present, Eliot's poetics returning to "Tradition" still has important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in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T.S.Eliot;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T.S.艾略特是一位不朽的文学巨匠。他涉足文学批评、诗歌和戏剧创作等多个领域, 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文学批评界, 他被誉为现代批评的创始人, 是新批评流派的前驱; 在诗歌界, 他被视为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创建者, 是后期象征主义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家; 在戏剧界, 他为复兴英国诗剧所做的尝试, 给当时的戏

剧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甚至在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文化出版领域, 他也富有建树, 由他精心管理的费伯—费伯公司被出版界称为20世纪诗歌出版行业的摇篮; 由他担任主编的《准则》(The Criterion)杂志因邀得不同国家撰稿人的参与而开创了国际性评论刊物的先河。艾略特一生获奖无数, 不仅荣获了包括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自

由奖等在内的多个文学奖项,还被哈佛、耶鲁大学等16个欧美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头衔。

身兼数职的有利条件成就了艾略特极具魅力的诗学体系:一方面,他以诗人般的敏锐直觉捕捉了当时文坛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赋予文论激情增强其感染力;另一方面,他以哲学家般的冷静谨慎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文论富于逻辑而更具信服力。艾略特诗学以“传统”为核心,分别论述了文学评价体系和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传统”。他既要求文学评价活动以文学体系自身的传统作为评价准则,又主张逃避个人情感回归传统的“非个人化”创作。艾略特的“传统”诗学观对现代批评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被评价为“大概是20世纪用英文写的最有名的评论文章”<sup>[1]</sup>,而他本人更被尊称为“二十世纪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批评家”<sup>[2]</sup>。

艾略特的文学成就是世界性的,他的诗论和诗歌不仅征服了西方国家,就连远隔重洋的中国也受之影响。20世纪初,虽然中国与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存在着地理、语言、国家社会状况等诸多障碍,但在一些学成归国有识之士的积极活动下,中国文坛密切关注着西方文学世界的动态,并以一种直觉般的敏锐介绍、引进西方最前沿的思潮流派及文学文本,借以改进本国的文坛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坛掀起了浩然巨浪的艾氏飓风,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停留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至今还余风未了。限于篇幅,以下将侧重列举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些诗歌流派及批评家为例子,兼顾当代批评界出现的新转向,来浅显地表明艾略特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1932年11月左翼批评杂志《新月》刊载了叶超公的文章《美国〈诗刊〉之呼吁》,简要介绍了发表在美国《诗刊》上的艾略特和意象派的诗歌。随后,叶公超又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一文,文章虽以解读艾略特的诗歌为主要内容,但还是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他的诗学观,尤其他的核心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因为在叶公超看来,“要想了解他的诗,我们首先要明白他对于诗的主张”<sup>[3]</sup>,他甚至举例,“尤其是以《荒原》(The Waste Land)为代表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确是一致的”<sup>[4]</sup>。由此看来,第一个把艾略特引进我国文坛的学者,应该是有过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经历的叶公超先生。他自己也曾说:

“我在英国时,常和他(指艾略特,笔者注)见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sup>[5]</sup>不仅自己撰写介绍艾略特的文章,叶公超还鼓励身边的好友和学生翻译艾氏的原著,以便满足我国读者的需求。《传统与个人才能》第一个中译本的诞生,就是卞之琳在1934年应叶公超之约在《学文》月刊所做。继卞之琳之后,不断有学者重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如曹葆华的译本,李赋宁的译本等,由此可以窥见此文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在这众多译本中,卞之琳的译本是最被人们认可的。此外,在叶公超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赵罗蕤翻译了长诗《荒原》。赵罗蕤后来回忆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叶老师“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词比较”<sup>[6]</sup>。同时,叶公超还亲自撰写了《荒原》一书的序言,以增强广大中国读者对艾略特的进一步了解。在这篇名为《再论爱略特的诗》的序言中,叶公超首先客观地评价了艾略特在英美文坛的地位,他写道:

“就爱略特个人的诗而论,他的全盛时期已然过去了,但是他的诗和他的诗的理论却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这新传统的势力已很明显地在近十年来一般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sup>[7]</sup>其次,叶公超再次强调了他先前提出的“爱略特的诗与他的理论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看法,并深入地分析了艾略特关于文学传统过去性与现存性并存、客观对应物等诗学观点。最后,叶公超还把艾略特的诗学主张与中国传统诗学观作了比较,他以大量的材料证明:“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sup>[8]</sup>从叶公超对艾略特的推崇备至,我们可以推断,他对艾略特的诗学观是大体认同甚至极其偏好的。由于叶公超及其他学者不遗余力的推动,艾略特的名字渐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传播开来,他的诗论和诗歌被人们接受、理解,对中国文学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

在文学世界里,批评、作者、读者形成一个三角状的循环圈,优秀的批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读者

的阅读,还可以指导作者的创作,促进文学创作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艾略特的批评理论传入我国后,最先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其影响的是“新月派”。新月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等。新月派的形成时间可以从《晨报·诗镌》的创刊开算起,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称谓,并坚持各自唯美主义、新人文主义等的不同信仰,但是在局外人看来,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他们批评当时新文学中所谓的伤感主义和浪漫主义,主张“反对感伤,反对放纵,主张理性和节制,必然要求合度的表现”<sup>[9]</sup>。徐志摩更是表白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感情,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逆窜着,在这火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sup>[10]</sup>他所指的“种种运动与主义”就是感情失去理性控制的浪漫主义。闻一多的诗作《死水》也表现出了作者克制个人情感的痕迹。有评论家说,“诗人感情也是一滩死水。在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命运时,闻一多的人道主义同情深藏在客观描写的文字中,或戏剧性的表现,诗人自己是不动声色的”<sup>[11]</sup>。无疑,新月派诗人的艺术倾向明显地受到了艾略特提倡理性反对个人情感泛滥的“非个人化”诗学观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节制个人情感的外溢,新月派还模仿艾略特回归传统的努力,尝试从中国悠久的文字语言中寻找解决的办法。徐志摩说,新月派追求格律的尝试,“正是我们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及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字的音乐’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方便,因为我们有欧美诗作我们的向导与准则”<sup>[12]</sup>。

不仅是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艾略特的批评观也深深地渗入到了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继叶公超之后,对艾略特批评观加以运用的是袁可嘉。与艾略特身兼批评家与诗人双重身份类似,袁可嘉既是“九叶派”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批评家。他十分推崇艾略特的传统诗学观,并把它具体融入到中国的语境中。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诗歌界出现了“诗的现代化运动”,袁可嘉敏锐地洞察到了诗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自己的解决措施。有学家评价,这些文章“标志着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现代主义向度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准”<sup>[13]</sup>。在这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寻》一文。正如副标

题所揭示的,袁可嘉认为新诗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追寻新传统的过程。这一进程,不是彻底抛弃原有的优秀古代文学传统,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古为今用,为新诗的现代化补充能量,他说,“为配合这一现代化运动的展开,新的文学批评必须克尽职责;它必须从新的批评角度用新批评语言对古代诗歌——我们的宝藏——予以重新估价,指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其决不仅仅是否定的伟大价值”<sup>[14]</sup>。显然,他是受到了艾略特从“文学传统”汲取力量的启发。在文章中,他列举了新诗应遵循的七个原则,这当中有几个就是从艾略特那里借来的。比如,“我们的批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sup>[15]</sup>,“绝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但绝对否定上述诸对称模型中任何一种或几种质素的独占独裁,放逐全体”<sup>[16]</sup>,“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sup>[17]</sup>;有的干脆把艾略特的原话直接引用过来,“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sup>[18]</sup>。由于袁可嘉大量采用了艾略特的批评观点,难免让人产生“翻版”的嫌疑。但是,正如臧棣所言,袁可嘉的批评“并不是单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回声”,他只不过是“比他的同代人更系统的显示了运用现代主义原则的批评能力,更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sup>[19]</sup>。由此看来,袁可嘉绝非简单地照搬抄袭,而是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对艾略特批评观的合理运用。

### 三

艾略特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并非仅限于三四十年代,即使在现在,其诗学仍对中国批评界有着巨大的启迪意义。近几年,当代批评界响起了挖掘本土资源推动新诗发展的呼唤,发出此呼唤的是兼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既在诗歌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又在批评界颇有建树的郑敏先生。郑敏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后转哲学系就读。当时的西南联大,聚集着叶公超、燕卜苏、冯至、卞之琳等一批学识渊博、声望颇高的学者,他们积极引进最前沿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翻译、研究包括瓦雷里、叶芝、艾略特、奥登在内的象征派作品。



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郑敏,自然对艾略特的诗论和诗歌有所了解,甚至体会颇深。1952年,郑敏获美国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一直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上个世纪末开始,郑敏接连发表系列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等,指出中国新诗与母语传统的断裂直接导致了新诗整体成就不高的现象,并以中国传统诗学最基本的元素——汉语——为反思对象,探寻新诗未来的方向。有学者评价:“她的经历和学养,使得她的晚年选择显得别具深意。……徘徊于中外文化的巨大夹缝之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执着与无所适从的焦虑,自然而然就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sup>[20]</sup>确实,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的文化处境下,郑敏对汉语语言的回归尤显意义非凡。或许,郑敏自己的表白更能让人理解她坚守的民族传统文化立场:“我们在学习西方后,却面临如何跳出亦步亦趋的境遇这一难题。……找回我们自己的新诗自主权,有赖于对自己手中与脚下的古典诗歌的宝藏的挖掘与重新阐释,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势,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

诗歌创新的灵感。”<sup>[21]</sup>可以说,郑敏先生代表的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回望式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又恰恰是在西方现代诗论的冲击下,尤其在艾略特强调回归传统的诗学观的启迪下发生的。它已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在容纳了外来文化后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总体而言,艾略特的文学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不仅征服了西方国家,就连远隔重洋的中国也受之影响。艾略特的诗学以及他的诗歌,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启示,尤其对现正面临文化断层危机考验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更具借鉴意义。自世纪初打开国门以来,中国文论界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一面是外部西方文学思潮如潮水般的涌进;一面是内部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在如此的内外夹击中,当代中国文论犹如斩断了根的大树,悬浮在半空中。它的生命如何维持,是重返大地母亲的怀抱吮吸母乳,还是直接从现成的、别人配置好的营养粒中吸取养分?这是我国文论工作者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或许艾略特的“传统论”诗学能给予我们有意义的启迪。艾略特无畏而坚定地回归传统,从传统地厚实根基中汲取适合自我发展的能量;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忘以个人创新来激活古老传统的生命力,使传统得以代代相传。这些,应该能够成为我们解决当下文论建设困境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Lodge, David. T.S.Eliot[ A].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C]. ed.Lodge,David. Detroit: Gale Reach Company, 1978: 70.
- [2] 韦勒克. 章安祺、杨恒达译. 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255.
- [3][4] 叶公超. 爱略特的诗[A]. 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112, 112.
- [5] 叶公超. 文学·艺术·永不退休[A]. 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266.
- [6] 赵罗蕤. 怀念叶超公先老师—代序[A]. 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2.
- [7][8] 叶公超. 再论爱略特的诗[A]. 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121, 125.
- [9][11][12] 蓝棣之. 新月派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15, 28, 21.
- [10] 徐志摩. 麦克士哈代[J]. 新月, 创刊号.
- [13] [19] 臧棣. 袁可嘉: 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J]. 文艺理论研究, 1997, (1).
- [14] [15][16][17][18] 袁可嘉. 论新诗现代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6, 6, 7, 7, 7.
- [20] 李振声. 近年文学批评之平议[J]. 复旦学报, 1998(3).
- [21] 郑敏. 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J]. 文学评论, 1995, (6).

【收稿日期 2008-06-15】

【责任编辑 吴庆丰】